

一、旅人的眼睛

張讓

我喜歡旅行。或者說，需要旅行。經常便會有坐立不安的情緒，覺得應該走了。不管到哪裡，總之拔腳離開這裡。而我很清楚問題只在「這裡」和「那裡」，是欲掙脫時空的企圖，是打破現實的渴望。而所謂現實，是四面八方，物質和心靈無法超越的局限。我不談時光旅行或永恆，我只談一點叛逆的自由：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有的日子，氣溫和陽光正好，和小箏坐在後院，面對一小片樹林和草地，看頂上的天空，在樹林間飛掠的小鳥，聽蟲鳴和鳥叫，感覺微風拂過肌膚，一邊讀書，一邊和小箏說話，那種從生活和時間走了出去的無重量感，恍惚便給我旅行的感覺。

旅行或不旅行，都使我思索旅行的意義。我想的是旅行的需要和目的：為什麼旅行？

早先我已經決定人不可能在家裡旅行，因為旅行必然的條件是離開。也就是，旅行追求的是空間的移動。更進一步說，以空間的變化換取時空的擴張和延長。因此人不可能旅行而不離家，正如不可能既站著又坐著。然而這時我發現旅行與其說是時空的移動，不如說是心境的變動。旅行不管再怎樣匆忙緊張，因為是自願而不是被迫，它的快樂來自這種必然的輕鬆之感。而這種卸去壓力的輕鬆之感，不過是情緒的一種變化，有時只在一念之間，和距離無關。換句話說，旅行終極的意義不過是一種心境。讀書、看電影、散步的平常愉悅，無非也就是精神上的旅行。而這種精神旅行的極致便是詩，所以法國詩人保羅發樂理說：「詩必然是心靈的假期。」像我坐在後院，心神透明如大氣，時空已經不重要。而實際的旅行，往往不超越坐在自己後院的興致，只是一場乏味徒勞的過程。

我心目中的旅行不包括艱苦困掙，重要在某種時空的轉換，心理上的更新。像一種人為的，精神的季節。

能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走過陌生的街道，以平常沒有的雍容和優閒，不急著到哪裡去，只是為了「在」——現在，這裡。旅行的荒謬和驚喜在我們必須千里跋涉以換取「在」的心境，必須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以實現生命在現實中失落或從來欠缺的氣象：一種美，一種境界，或竟只是短暫放縱的奢侈，童年的召喚。

二、象腳花瓶

喻麗清

啊，真是靜得太好。一個人，走在淡季的博物館裏。靜得這樣美，使我彷彿能夠「看見」我的每一舉步都在推動身邊的空氣，造成一種透明無聲的流動。靜得這樣美，使我想及孤獨的好處，它總不會使你過分的囂張。一個人孤獨的時候，大喜大怒大哀大樂都不至於了。所有的情緒都似乎沖淡成互容的境地，因而哀愁亦微帶喜悅，快樂亦略有憂鬱。「在群眾中，你生活於當時的時代。在孤獨中，你生活於所有的時代。」真正是有感而發的至理名言。靜得這樣——有一種和平的寂寞，溫柔地在身心裏盪漾開來：燙過了的日本米酒的滋味，淨白溫熱，盛在精細的小瓷杯裡，獨自對抗著屋外的風雪與粗礫；那樣脆、那樣弱、那樣禁不起的——美。

信步來到史諾獵品陳列室。大象、獅、虎、麋和犀牛。史諾先生是「五大」名狩獵家之一，專門「槍殺」巨型動物。每一個標本旁邊都有他手持獵槍與動物屍身的合照。有人會對「死亡的遊戲」這樣著迷，真叫人吃驚。史諾先生不知道願不願意把自己的屍身也做成一具標本？日本有過一位藝術家，生前曾刻好一具木雕，跟他本人一模一樣，只有頭髮與指甲的部分是等他死後，請人另「栽」上去的。是的，那木雕上的頭髮和指甲是「真的」。然而如果你問我：「真」的是「活」的嗎？我卻答不上來。

噓，讓亡者安息吧。我帶你去看一隻花瓶。一隻真的象腳做的花瓶。以前有一個人，他本來也可以成為狩獵名家的。可是，有一次他打了一隻疑心的大笨象，那隻象，是頭軟心腸的母象，牠不能奔躲出槍程之外：完全不是因為牠跑不快，而是因為牠的小象不能跑快。那個人後來只要一閉上眼，還彷彿可以清晰地看到沙塵滾滾之中兩隻象——一大一小——拚命地跑著。大的顧著小的，小的哀哀驚呼。槍聲響起，老象山崩一樣即將倒下，那隻小的……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快跑，快跑，不要管我，不要停下……他彷彿聽見母象力竭聲嘶的忠告……

他作夢也不曾想到，那小小的象影，在一片黃塵裏竟掉過頭來又回到牠母親的身邊。母象終於轟然倒下了，塵土落盡處，母象的屍身恰恰壓在小象的身上。母象，做成了一具美麗的非洲象標本。小象是不堪造就了。他悄悄割下了一隻小象的象腳。就是這一隻可以插上鮮花的象腳花瓶。當然它是真的，看看那幾個腳趾甲，看那粗粗的皺皺的灰皮，是真的活過的一隻小象。那個人，他後來再也不在乎能否成為「名」狩獵家了。據說，他死後，家人散盡了他的一切收藏，唯獨這隻象腳花瓶，他在遺囑中指定了要捐給博物館。

三、落花

白 辛

早晨的空氣，清清淡淡的，像極夕陽下輕跳過林間深谷的一彎清流。我漫步到那棵樹下，一個小孩正搖著竹帚在清掃一地落花。仰頭望望，那是棵類似鳳凰，但不叫鳳凰的樹木，葉片兒老得沒有一絲新意，卻還綴著一樹橙黃的繁華，這季節，該是枝頭蕭索的時候，那繁榮的勁兒，反讓人有幾分畸形的感覺。

「這樹叫什麼？」我問那個小孩子。他頰上的紅暈給我健康和明朗的感覺。「我不知道，」搖搖頭，他說：「我們都叫它錢樹。」「為什麼？」我說：「為什麼你們叫它錢樹？」「你看！」他捧一把花瓣給我：「像不像一毛錢？」

我看那些花瓣，雖是凋落了的，卻似乎還存在著生命，薄薄的、粉粉的、嫩嫩的，每個形狀真都像一個角幣；淡黃的、鵝黃的、橙黃的色彩敷著它們，顯得明麗異常，一點兒也不使人有凋零的悲哀。

生命原就是這樣，有些在成長，有些在凋萎，事實上，成長固然是種喜悅，成熟的凋萎卻也未嘗不是壯烈，我們往往太過於重視表面的榮華而忽視了實質的意義，以致於有分享繁花絢爛的高雅，卻未必能為它們的成熟凋萎付予一份較為踏實的感情，無怪自古以來，落花給人的，多是不盡的哀傷。仔細思量起來，它們未嘗不是懂得生命真諦的一群，當生命屬於它們的時候，無拘無束，盡情的迸放；當生命宣告不再屬於它們的時候，痛痛快快的離去，灑脫、豪放至極，比我們雖然擁有生命之名卻無生命之實的人，不知高明幾許？過去，當我還不願深思的那段日子，一片落葉，一朵落花，常使我興起無限淒傷，看他們無聲的萎落，我幾疑那是正在失落的年華；而後，我知道為每件事情付予一個確切而肯定的意義，心理才不致那麼脆弱、激動得可憐了。

把玩著一捧「錢樹」的落花，我突然想起我們鄉下最流行用綠豆殼裝的枕頭，我睡過來的，那鬆鬆脆脆，酥酥軟軟的感覺，著實受用。那年，我離開家鄉到臺北求學，母親怕城裡人笑我「土」，幫我縫製一個標緻的木棉枕頭，好則好矣，卻害得我一枕上便想家，想那裝著綠豆殼的「土」枕頭，連忙寫信回去要一個。那次到知本旅行，第一次知道菊花可以泡茶，覺得甚是高雅，買了不少；現在，我想，用「錢樹」的落瓣縫製枕頭，芳香雖然已盡，讓它乾澀的餘味飄滿小室，躺著看詩，讀散文，夠了，再慢慢品嚐案几上的半杯菊花茶，神交今士古人，想來也夠「風味」的一件事吧？

四、夜市

林 冷

那條運河，久久地凝滯著，在我的小屋的門前。

也許流過去的是日子；是挖泥船劃開的，黑色的水痕；是燈光——那時候，每個人都知道黃昏已經起程了，燈光像趕著的羊群似的，蜷集到運河的那一端去。還有笑語和人聲也結著伴渡過去。於是小屋的周遭開始寧靜下來，從白晝光影的世界中靜靜地退卻。

河的對岸是能夠同時容納太陽和月亮的，他們都說，那兒是夜市。

風從外港悄悄地湧了進來，帶著清沁的鹹味，一種和泥土相同的氣息。港邊，水面被護木塞滿了。那是斷了的陸地的鏈索，互相拉牽，拍擊，深深地嘆息。一群水手們忙著把鐵錨拴到石墩上，然後，像吹動口哨一般靈巧地，跳到岸上去。白色的帽子劃開暮靄，由一片黝暗到另一片；他們匆匆地穿過夜街——夜的街，那單調的調色板，為這偶然純白的一筆，遽然顯示出隱隱的，生命的蠕動。

夜市開始了。晚潮不停地上漲著，而夜市已經開始了。夜，是行將被淹沒的，小小的防波堤。

一個滿臉黑鬚的漢子，挺著風暴一般強勁的身軀，向街心冒著熱氣的擔子走過去。望著那賣魚丸的小姑娘，他獷野地笑了，露出潔白的牙齒。她彎下身子，那笑容她是熟悉的，她祇低頭數著碗裡的魚丸，灑上醬油，然後又加了一個遞過去，把一份笑容和熱意遞了過去。

燈光更亮了，因為夜更深了。

騎樓下面，小毛毛在母親的背帶裏使勁地哭喊。不知什麼時候，他看見了游來游去的魚群；那是一個小小的水國，一個四尺見方的白鐵盒子就算是城廓。小孩子們的頭擠得密密的，形成了水國上空黑色的雲朵。他們一勁兒撥著水，幾十隻眼睛都在流動，隨著水中受了驚嚇的小花魚流動。我靜靜地注視著，忘了是什麼時候，也不自覺地蹲了下去，在那捏滿了銅角子的手中放下兩毛錢。

也許每個人的體內都流著賭徒們的血液，我容許自己這樣想。因此我笑了，對不可企及的夜空嘲弄著。七月的星野，星子們像夜市般地展現，織女黯然地發著亮光，她讓她藍色的光羽掠過中天的空隙。遠處山峰的痕跡已不能再分辨了。我立在燈下，就是那盞豎立在街邊的路燈，我已站立很久很久了，彷彿一切事物又被重新估定，在這裏，即便是時間，也被醉漢和賭徒們不經意地撒在運河的兩岸，代替的是矇矓，是那凝滯的水流中的漩渦，全然無意識地紛亂著。

五、遙遠

林文月

我坐在這張室外用的塑膠椅上眺山望海，恐怕已經有好一會兒功夫了。

因為原先那一片一片在陽光下耀眼的波浪，現在看起來已柔和很多，而從左右兩側延伸過來的層層山巒，方才分明是清清楚楚，此刻竟有些煙霧朦朧起來。

這張椅子的高度有些不對勁，或者是那新漆過的白色鐵欄干有些不對勁，埋坐椅中，那條橫的白一色，正好擋在天水相連的部位，把天與水硬是隔絕了。我幾次試著把椅子的位置挪前移後，也只是造成分隔線的高低差別而已。如果直挺起腰身坐著，倒是可以看到比較完整的山水景象，可是這樣子太累人，所以最後選擇了把椅子拖到欄干邊的辦法，而且索性將兩臂搭靠在這條白欄干上，有時甚至還把頭枕在雙臂上；側眺山水，倒也別有情趣。

我所以敢這樣恣意採取自己喜歡的姿態看山看海，是因為今天下午整個「雅禮賓館」突然變得空寂無人的緣故。那些經常在早餐桌上見面的過客們——有東方人，也有西方人，白皮膚者有之，黃皮膚者有之，更有棕色皮膚的來自各地不同的人——不知為何，今天下午忽然全不見了。猜想：也許有的人正在演講；有的人正在訪問；或許也有人到一小時車程之外的城區去購物觀光也說不定。天氣這樣好，實在沒有道理守在這個房子裏。但是，我自己竟然在安排十分緊湊的節目當中，意外地檢到這一整個下午的空白。

午餐後，曾小睡片刻。真是有些不可思議，在臺北經常失眠的我，居然會跑到香港來午睡。大概是連日來天天會見各種各樣的陌生人，無形中增加的心理緊張，今天突獲鬆弛的關係吧。

午睡後，覺得精神爽朗無比，便在賓館內四處走動了一下，卻沒遇見一個人；連住在底層的陳嫂那肥胖的身影都看不到，遂上得二樓的這個陽臺來。

起初，我是站著憑欄眺望的。

有人告訴我：在那左右延伸而來的山巒之後，是灣外的海水；海水之外，更有遠山模糊；而在模糊的遠山之外，便是祖國的泥土。我從陽臺下的斜坡順序一路追尋過去，心想：拍打著這山腳下海灘的每一片海浪，應該也往返過大陸那邊的海灘才對。可惜肉眼的視力終究有限，即使像今天這麼晴朗美好的下午，都無法看到甚麼，所能捕捉到的，只是近水遠山，以及一些更遠處的想像罷了。

每年夏季，正是陣雨——俗稱西北雨最頻繁的季節；也正是吾鄉收割、犁田、插秧，一項緊接一項的農忙時期。尤其是在午後，天色更令人難以預料，說變就變，而天色一變，不一會兒，往往立即雷電交加，米粒大的雨，隨之傾盆而下，吾鄉在田野勤苦工作的人們，因無處躲避慘遭雷殛的事件，時有所聞。

整個暑假，常跟隨母親到田裡，每當遇上這種時候，無論正在做甚麼工作，我總是急於趕回家，而母親總是堅持要把工作做到告一段落，以免損失農作物，或誤了農作期，常在雷電交加下，淋著雨回來。

若是正在曬稻穀，天色一變，家家戶戶曬穀場上，大大小小都急急惶惶出動搶收，唯恐搶收不及，穀子被雨淋溼，以致發了霉，發了芽，那就難以出售，損失慘重了。那一幅景象，真似古代驚心動魄的競技場。

這天下午，烏雲又突然密佈，晴朗朗的天空，一下子陰黯了起來，一道一道金閃閃的閃電，怒叫著的雷聲，由遠方逐漸逼近。耀目的閃電，閃得我心驚膽惶，轟隆隆的雷聲，震得我不知道所措，母親卻還沒有收工的意思，忍不住向母親提議：快回去吧，剩下的工作明天再來做吧！

母親抬起頭，望了望隔壁田還在趕著犁田的農友，望了望天色，平靜的說：不必急，雨還不會下那麼快。而後彎下腰，繼續一鋤一鋤鋤著種在田邊的這一系列番薯，我也只好繼續跟著撿拾。

為了供給養豬的飼料，上一季，母親將靠近排水溝的這一系列田邊，特別留下來改種番薯，於今番薯已長成，插秧期又到了，母親急於掘收完，以便趕得上插秧，然而，眼看豪雨即將隨著雷電傾盆而下，我實在惶急不堪。

閃電已更逼近，經我再三催促，母親終於說：你先回去吧！我把番薯收拾好了就挑回去。我不禁在心裡吶喊著：一百斤番薯才值幾十塊錢？這幾擔番薯才有多少斤？費了這麼大力氣，這麼多功夫，到底值多少？母親啊！您為甚麼不會算一算？為甚麼這樣珍惜？

但我怎麼敢說出來？母親平時常訓誡我們不可作賤農作物，母親珍惜的，原不是可以計算的價值，而是辛苦流下的汗水，而是可親可感的作物啊！

七、沉默

艾雯

來這岑寂的山裏，轉瞬已圓月三度了。這九十多個日子，就像一陣微風掠過渺茫的時間的大野；那麼輕微而虛幻的消失了，儘管到處進行著慘烈的戰爭，而被隔絕在這僻遠的小山村裏，生活是平靜的，平靜得有如古井裏的死水，只有沉默的苦酒，一滴又一滴地注進生命的杯子，近年來，我已呷慣了這一份並不可口的飲品，每當我獨坐山莽或佇立澗畔，就彷彿覺得我與繁囂的人世隔絕了，又恍惚是人群遺棄了我，於是我哀默地飲下了大量的苦汁，讓那份重量鎮壓著活躍的年輕的心靈……。

在日月的輪轉中，貧瘠的山村裏唯一的點綴——山麓酡紅的杜鵑凋零了，路畔芳冽的野薔薇亦杳然謝世，連藉以憑弔的殘瓣零蕊，都已無從尋覓，昨日尚是紅嫣白潔，今天就香消玉殞。朋友，時間是怎樣的摧殘著繁榮，盜竊著青春！在這一串時日裏，誰又知它給我們增減了些什麼呢？記得荷累斯曾這麼說過：「當我們談話的時候，可妒羨的時光悄然過去了，今天是你自己的，明天也許就不是你的了。」你也許會說這句話太過火了一點，它也曾帶來了新生，茁壯了幼嫩……但它畢竟是可懼的，當你稍一鬆懈，它便會偷偷地從你這裏竊去了一切。

幸福的人往往藉友朋間摯誠的談心來排遣寂寞，藉歡悅的娛樂來舒散為工作困繫的身心；然而，住山村裏的人是沒有這福份的。煩悶時，我只有拖著螢子的身影，蹣跚地在山林間漫步著。「超人」尼采曾把孤獨的散步，列為人生三樂之一，那麼能夠領略這份「樂」的，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呢？

如果說人生僅需空氣及一個寂靜的、可以躲避醜惡現實的環境為滿足，那麼山村將是最合適的生活地點。記得在城市時，除了極偶然的幾次遠足外，人是完全與自然隔絕了，整日價在煤煙中呼吸，在灰塵裏生活；你說出去走走吧，擠擠攘攘的人群與混雜著汗臭油味的空氣，也不見得就能寬舒你的心胸。可是在這兒就不同了，有高曠的丘陵，有迂迴的山徑，有錯綜的阡陌……清晨，你可以踏著草端似蚌殼裏才孕出來的珍珠般晶瑩的露水，緩步上寧靜的山崗；樹木都在清新的空氣裏輕輕地呼吸著，散佈著沁甜芳冽的氣息，大地平靜而安詳，有如一個酣眠中的少女，一會兒，朝陽酡紅著臉，從森鬱的山嶺後羞怯的顯露出來，一切都給抹上了一層稚鵝的茸毛般嫩黃的光輝。大地甦醒了；千百種鳥在樹梢唱出她們的讚美，那聲音就像春天映著陽光的溪水。田塍上，三兩個農夫披著柔和的陽光，正把耕牛趕向田裏……一天就這樣開始了，傍晚，你可以看到如火般璀璨絢麗的晚霞，燃紅了半邊天壁，從山腰湧起一片朦朧的暮靄，逐漸吞沒了峰巒、林木、村舍……蔚藍的碧空顯得更深邃而神秘了。

八、燈光依舊亮

廖輝英

六歲時，我坐在父親腳踏車的前桿上，被從海口的外婆家載回烏日老家。夜空如水，田野曠寥，長期跋涉到村子口，我早已睡眼矇矓，頻頻打盹。可是當車子小心翼翼駛在田埂路上，遠遠望見自家窗口兩盞暈黃的燈光時，我突然雀躍起來，因為燈光亮著，母親在家！那兩盞舊式燈泡，愉快的昭告我這離家一個暑假的孩子：妳回來了，我們都在等妳！

二十年後，我因病開刀。當年忠孝東路上猶未有今日大樓櫛比鱗次的盛況，建物上面的天空線，高低玲瓏烘托出來的，是一片灰濛濛的天空。我斜斜躺在十樓臨窗的病床上，正像那陣子的大部分時日一樣，我的心漾滿灰撲撲的低調，孤獨的目注著冬日午後，一點一滴的消逝。

開刀後的劇痛早已消失，然而時當青春年少，我的事業爬升到某一個峰頭上去；愛情友誼，一切如意……我竟然躺在這裡！割去了某個重要器官！而那些愛我我愛的人，卻活躍在我企及不到的地方！

當窗外的燈，一盞一盞亮起時，淒冷的冬日黃昏似也被緩緩的烘暖了。我凝視著一盞盞或遠或近的燈，想像那後面的某種溫暖：那是「家」嗎？那是使男人願意拚命、女人願意奉獻的家嗎？那是，當黃昏來臨時，張羅起一桌熱騰騰的飯菜，亮起一屋子等待的燈光，對那奔波的遊子大聲招呼著「歡迎歸來」的家嗎？

二十六歲的那個黃昏，「家」的意象，給我那孤獨而特殊的旅次，某種溫暖而有力的鼓舞。那以後的許多年間，我像許多青、壯年般，拚鬥奔波。婚前回家，無論早晚，我知道燈光亮著，母親在家，那使人願意愉悅的啟門而入；婚後成家，我每每在忙碌過後，匆匆趕回，為的是要為丈夫孩子，亮起一盞等待的燈光，張羅起未必豐盛，卻十分新鮮的飯菜。我喜歡聽回家的人那熟悉的開門、翻信箱、上樓的種種聲音，我更喜歡聽稚兒被奶媽用小車車推到窗下，焦急而甜蜜的喚著「媽媽——媽媽——」。

只有女人，才有這個權利，只有母親，才有如此幸福吧？

我喜歡做個獨立自主，能決定自己人生、事業與婚姻的女人，可是，那樣的女人，並不表示同時可以卸下家庭和母親的責任，相反的，因為是凡事對自己負責的人，所以更應該為自己的選擇付出尊重、責任和努力。

九、散步

孟東籬

似乎我生活中的一切都跟「散」脫不了關係。其中之一，是散步。

早晨起來，第一件事，我幾乎就是「衝」出所睡的房子，到那更開闊的，沒有遮攔、沒有屋頂的地方去散步。我這散步，是頗為講究的：要有些燈光、有些樹木、有些人氣，卻又不要有多少人；要有文明的溫暖，卻又不要有多少文明的噪音與垃圾；要有花朵，有鳥唱，有清明的天，而不要老是寒風濕雨；要我夜裡不睡時可以出來散步，清晨早起時也可以出來散步。總之，是要一個擺著的好地方，我隨時要出來就出來，我隨時要走進去就走進去的這麼一個可以供我優游的地方。

散步，對我來說，真是生活中至為重要的要素。沒有它，我的生活立刻會失去調節。散步，就像長江的洞庭湖一樣，是調節我的長江水的。當我鬱積的時候，我可以向那裡排洩，當我不足的時候，我可以從那裡獲取。

以前，我是常有鬱積的；當我有鬱積的時候，我就去散步，像那長江流入洞庭湖一樣，在那裡優游，在那裡婉轉，在那裡清洗，在那裡沈澱雜質，到後來，雜質沈澱了，清洗乾淨了，像一條素絲一樣，回到我住處，回到我生活的長江中，去過我的生活，去做我的人。

我相信，我是一條特別容易污染、特別容易混濁的水，必須常常沈澱，常常釐清。否則我就見不到清明，而見不到清明，就見不到我自己。見不到我自己，我就會過得渾渾噩噩，「莫名其妙」；而渾渾噩噩，莫名其妙的生活，會使我過得很不快樂。而我不快樂，我身邊的人，我家裡的人也會變得不快樂。

散步不但清滌我的心，而且會滋潤我，給我許多富富裕裕的東西。

當我散步而沈靜下來的時候，會感到生命的舒泰，做為一個人的好；會看到樹枝樹葉的真正的美——這些美，在你匆忙走過的時候，是不會注意到的，是不會看出來，領會出來的——會真正聽到鳥兒歌唱的好聽，會真正看到天藍的美好，看到樹梢在藍天的襯托下的搖動，會真正看到每一朵花真是活的；在這種心情中，許多你體會不到的道理和意義，妳會體會到，而這些體會會跟著一種「妙喜」。

十、五月輕訴

文 采

慫慫的。夏天就是這樣的討厭，每堂課都像上軍訓一樣叫人累乏。

窗外的樹梢上幾隻小鳥在吱吱喳喳的叫著；時而跳上，時而跳下。心中不禁想著，倘我也能翱翔於空中或者佇足於那遠處的山頂上，那該多好。

哦，對了，那遠遠的山，總是那麼詩意，總是那麼引人入勝的。妳不知道，每次坐在這個教室往外一望，自然而然的會看到她靜靜的屹立在遠處。有霧的時候，朦朦朧朧的；有太陽的時候，卻又墨綠得教人真想去撫摸一下。

記得初到這裏來的時候，朋友一直介紹著這裏的環境，什麼醉夢溪啦，情人橋啦，呃！好像還有什麼鴛鴦潭的，就是沒有說及這些山。我是個愛山的孩子，小時候每次到鄉下見到山時，總是樂得拍手大叫。父親就曾說過要我以後讀農科。其實，那時我也著實真喜歡種種花、剪剪草。家裡天臺上的花，幾乎就是我一手種的。記得那時我還養著好幾缸金魚呢！後來由於年齡一天天的大了，興趣也隨著日子在變遷，可是那份對山的喜好，至今猶未能忘情。

驟然，窗外傳來幾聲鳥鳴，下課的鈴聲也恰好響了。嗨！下一節課，可以到山上去了！

幾聲悶雷，驚醒於甜夢中。

窗外的暴雨正傾盆而下，陣陣寒風不斷從窗縫吹進來，下意識的想拉拉被子。可是不知何時，被子已經滑到床下了。

在家的日子，媽媽總是無微不至的照顧著我們，就連被子也會替我們蓋得妥妥當當的，而那時候就不知道珍惜那份親情，現在離開家了，才感到可惜。

前幾天看到書店都擺著母親卡，我才想起這個偉大的日子已經來臨。媽這個月剛好到臺北來，本想到書店挑一張漂亮的母親卡送給媽。可是挑了整整一條重慶南路，還是沒有一張滿意的。

不如自己畫一張吧！結果用鉛筆畫了一朵康乃馨，後面再小心翼翼的寫上幾行小詩——這是一朵康乃馨。僅僅是一朵，不過，它包含了您底孩子所有的敬愛和祝福。母親啊！您是一朵孩子們的康乃馨！惟有您，才有著歷史長青的親情！母親啊！您是所有人類的康乃馨，惟有您，才孕育得出亙古不滅的慈愛！在這偉大的日子，您底孩子虔誠的獻給您，這朵康乃馨。祝福您福壽無疆！